



【有所思】

## 祖母的月亮

□李蔚红

我的童年是在祖母的身边度过的,祖母用她苍老的身躯护着我,用她制作的食物养育着我,用民间的传说、朴实的伦理教育着我。

我们家在一所校园里,祖母来到我们家时已经年老了,父母每天忙于学校里的工作,祖母照看、陪伴着我和弟妹三人,也为我们洗衣、做饭。

在我的记忆里,祖母瘦削、慈祥,裹着小脚,总是穿一件藏青色的粗布大褂。她的所有财物就是一床缀着补丁的棉被,那是她结婚时的陪嫁。她每次回老家,都把被子包到一个红色的包袱里,挎着它上路,再挎着回来。

我跟随祖母回老家,就替她背着包袱。从学校到老家有五六里地的路程,我和祖母都是沿着河岸丛生的槐树、柳树下走过。河水一年四季悠悠地向前流着,祖母会蹲到河边,掬起河水,洗一洗自己的脸,也洗一洗我的脸。我们要走下河岸,再走过一片片的农田,农田里生长着各种作物,豌豆开着淡蓝色的小花,麦子散发着麦香,玉米地像望不到边缘的绿帐,一垄垄的地瓜地里,时常奔跑着灰褐色的田鼠、野兔。祖母会给我讲一些农作物的知识,讲不误农时的春种、秋收,讲村里那些勤劳的农人和好吃懒做的懒汉的故事,也讲村里人的生老病死与一些人生的观念、规矩。

祖母没有上过学堂,但她是一个善于在生活中学习、领悟的人,她的记忆力也很好,记得听到过的所有神话传说、民间故事。她给我们讲《天仙配》《牛郎织女》,讲《小八义》《三国演义》《杨家将》……她缓缓的语气温和,悠远的目光,至今深刻在我的心里。

夏天的夜晚,我们坐在院子里,祖母就会仰望月亮,给我们讲月亮的故事,讲嫦娥奔月、玉兔捣药、吴刚伐桂、天狗吃月亮……我们在祖母的讲述里,仰望月亮和浩瀚的星空,月亮在夜空中遥不可及,但它陪伴祖母度过清贫、艰难的岁月;它向我们洒着银辉,明亮、美好,引我们猜想和向往,那里面也许真有一座宫殿,有桂花的花香和树下的玉兔,有得道成仙的吴刚和嫦娥。

月亮是祖母最喜欢的事物,是她的神灵和生活中的美好。她在孩子生病、祖父出门远行的时候,都向月亮祈祷平安。祖母说,深秋时,鸿雁南飞,她在满月的夜晚,向着北方叫祖父的名字,祖父就能听到。她看着月亮,也能听到祖父的回应。农村的人思念自己远在

异乡的家人,都是在满月的夜晚,这样呼唤他们回家……

祖母边讲,边摇着手中的蒲扇,为我们驱赶着蚊虫。她把爱和生活经历、传统、美好都一并传递给了我们,让我们一一记忆着,再一代代传递给后人。

祖母勤劳节俭,一直过着清贫的日子。童年时,她早早地开始做家务、干农活,嫁给祖父后,也是维持着温饱,勉强度日。祖父四十岁时,只身去闯关东,想挣点钱,让家人过得好一些,祖母便带着孩子们,艰难地支撑着生活。她下地耕作,做繁重的家务,期待着祖父能挣回点钱来。十年后祖父归来,他们还是过着清贫的日子。

清贫、艰难的生活中,祖母养成了勤俭持家的习惯,她经常去采一些树叶,挖一些野菜,捡回一些田地里遗落的麦穗、豆粒,以填补口粮不足的日子,并且告诫我们:“这些食物都是天地给予的,不能浪费它们。人要饱时不忘饥时,也要知礼节、荣辱,记得别人的好,知恩图报。”

祖母近百岁了,岁月带走了她人生的年华。冬天来了,天气冷起来,但月亮依然明亮、美好。记得我们有一天吃晚饭时,月亮已经圆圆地升起来了,透过门窗的玻璃,照到了家里的饭桌前。祖母喝了一碗玉米粥以后,倒上水,把粥碗冲一下再喝下去。这是清贫生活中养成的一贯习惯。我看着我祖母碗中的水,清清凉凉的,有一个月亮映在里面。月亮一直陪伴着祖母的人生。

春节前,我背上祖母那褪成了淡黄色的粗布包袱,陪她回老家去。我们走得很慢很慢,不时坐到地埂上休息一会儿。祖母捏着自己手背的皮肤说:“人老了,皮肤都打墙了,要被土地收回去了。”我说我的皮肤也打墙了,祖母便抚摸着我的手背,说:“你小孩子仔仔,人生长着呢,你要好好地活下去,看到你的儿女、孙辈、子孙辈……”

几天后,祖母在老家去世了。我们赶回老家,祖母安详地躺在土炕上,盖着她的被子,被子的四角缀上了铜钱。堂姐告诉我,祖母只是衰老了,她没有生病,也没有痛苦,昨天夜里,她只是让我吹灯,我吹灭了灯,她还让我吹……

我抚摸着祖母劳作了一生的粗硬的手,想起了那曾经映在她水碗里的月亮。祖母是我心中的月亮,带给我那么多人生中明亮与美好的时光。此后每看到天上的月亮,我都会想到陪伴过我、哺育过我的祖母。

【在人间】

## 深夜食堂的温情烟火

□张金刚

我深爱的“深夜食堂”,远没有影视剧里那般安静优雅、故事满满,也未必真是只在午夜才会光顾的街头店面。夜色阑珊,情深浓淡之时,深夜食堂的烟火美味,便在那里静静等我。

深夜食堂的最初记忆,是儿时漫漫冬夜里的那个煤炉。一家人,或与串门的邻居一起,围炉烤一圈花生、红薯、南瓜籽、馒头片,喷香热乎地吃着聊着,打发时光。后来,我家厨房便是我的深夜食堂。写作或加班至深夜,为自己煮一碗清汤挂面,或是妻为我蒸一碗香油醋拌鸡蛋羹,哪怕仅是扣在锅里单为我留的温热饭菜,也算是一种犒赏。夜静静的,胃暖暖的,情热热的……

而更多的,深夜食堂似乎与辛苦、孤寂更相配。工作正紧的那段时光,常加班熬至午夜。当两耳能听到钟表的“嚓嚓”声时,肚子也开始“咕咕”乱叫。停下手中的活儿,烧开水,泡一桶方便面,红烧牛肉、麻辣排骨、番茄鸡蛋、鲜虾鱼板、老坛酸菜……各种风味轮番上阵,再配上榨菜、火腿,一叉一叉填入胃里,连汤也喝个精光。虽谈不上健康,却也滋味十足。之后,在满屋弥散的方便面味道中,继续在铺了满桌的文件堆里绞尽脑汁。

若结束得早,偶尔也会寻一家二十四小时营业的餐馆,喂饱我这只苦哈哈的加班狗。拣临街的玻璃窗前坐下,要一份暖心暖胃的馄饨,来一个半肥半瘦的肉火烧,配一碟小咸菜,默默地一口一口吞下。偶尔望窗外昏黄的街灯或零星驶过的汽车,是享受加班结束的释然,还是品尝孤独无奈的苦涩,也只有体验过的人才会懂得。深夜食堂,看过我在这座小城打拼成长的身影,想必也会与我同样深感欣慰。

生活渐好,岁月渐长,我的深夜食堂渐渐热闹、熙攘起来,却又渐渐安静、平淡下来。

曾为扩大朋友圈,在朋友以及朋友的朋友引荐

之下,与素不相识的所谓朋友相聚在深夜的饭店、酒吧。或咸或淡,有用无用的攀谈之中,推杯换盏,成了朋友。然而,大抵饭后鲜有交集,或躺在电话簿里不再联系。相比之下,我更愿与一帮无用的、投缘的,经过时间淘出来的朋友,聚在深夜街头的大排档,毛豆、花生、黄瓜、龙虾、生蚝、扇贝,来上一桌:大蒜、韭菜、金针菇、羊肉、腰子、牛板筋,烤上一堆;或在街头歌手忘我的弹唱中,或在室外音响无休的低吟中,或在诸多陌生食客的高声喧闹中,开怀畅饮,谈天说地。

时近中年,青春的激情日渐退却,深夜食堂的相约,更趋于倾心而食、走心而叙。常与初中同学小张光顾一家麻辣烫,就着面筋、海带、蟹排,聊聊他外出打工的不易、婚姻生活的坎坷;聊聊我工作转型的无奈、全力撑家的辛酸。常与情致相投的安姐光顾一家削面馆,小碗削面中加鸡蛋、肉丸、豆腐干,边吃边吐槽看不惯的世态炎凉,调侃不合群的另类个性,相视呵呵一笑。常与文友阿勇光顾一家烧饼店,一碗凉皮、两个烧饼夹熏肉,畅聊写作的点点滴滴。常与新友小马光顾一家陕西肉夹馍店,一碗油泼面、一个肉夹馍,陪他在异乡品咂故乡的味道,排遣频频泛滥的乡愁。还有谁?能一起走进深夜食堂的食友似乎已屈指可数。渐渐明白,能一起在夜深人静之时,吃着吃着就话多,说着说着就笑了,笑着笑着却哭了的朋友,才是真正的朋友。

深夜食堂,真的是一个用美食拢住芸芸众生、道尽人生百味的所在,既诗意,又烟火。填饱的是肚子,更是人生;触动的是味蕾,更是心灵。

或许,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专属于自己的深夜食堂。在闹市、在街巷,或喧嚷、或幽静,只要你愿意,总会在饥饿困顿、寂寞无助之时,找到足以果腹、消遣,安抚肠胃、疗愈心灵的深夜食堂,在钟爱的美食、暖心的氛围中,品味人间地道的温情烟火。

【浮世绘】

## 风生锦绣香

□耿艳菊

我给那两间房子起了一个名字:“风生锦绣香”。出自杜甫的一句诗,听上去有点望文生义,倒是很贴切。每走到那两间房子边上时,人似乎被熏香了,不由得会喜悦,平常遛弯儿时宁愿绕远路也要去那儿看看。

“风生锦绣香”在一条老胡同的入口处,房子的墙啊窗啊被红的花、黄的花、紫的花、粉的花,还有一蓬蓬的绿装扮得像风景区里很文艺范儿的民宿,好看养眼。大概还真有人把这里误认为是民宿,所以红漆的门上用白粉笔写着“这是自家住宅”的话,字体飘逸,语气谦逊,虽是请勿打扰的意思,但给人的感觉很舒服,对陌生人亦是这样谦恭有礼,和植物的气质倒是极配。

房子旁边立着一把梯子,可以上到房顶,踮起脚一看,连房顶上也种满了植物,粉一片绿一片的。风轻轻吹着,阳光晃人的眼,心思给这些花草草温柔地晃动着,站在那里兀自发愣。

说实话,胡同里的生活环境一点都不好,拥挤杂乱,胡同两头都是喧嚣的街市,车辆行人熙来攘往。这户人家只有狭窄的两间房子的生活空间,却把这简陋的属于自己的区域装扮得田园一般闲逸幽静,生机盎然。

这是一户怎样的人家呢?我差不多总是午后出来遛弯儿,那红漆的门总是静静地关着,我总会想到打理这片风景的主人的模样。“大隐隐于市,小隐隐于野。”想来这家人一定心思宁静、睿智通透。也许他们早已见惯了人生的风浪,看透了世事,一心寄托在静默的花草上,在闹市中安贫乐道。我甚至把他们想象成饱读诗书的人家,那样的人家才会在喧嚣忙乱的生活里有这份闲雅的情致吧。

在那个明媚的早晨,很多猜想都被现实证实了我个人狭窄的见识。

那天,鸟鸣声把我吵醒,起床后,看时间尚早,就出去转悠,顺便买点早餐。不知不觉,又走到了那条胡同,走到了“风生锦绣香”,花草们在清爽的微风里更加明媚。

红漆门竟是开着的。一个中年女人正拿着梳子站在门口梳头,长长的黑发披在矮胖的身姿上,并不怎么协调,和我平日里遥想的书香气一点都不一样。她是很平常的中年妇人。她转过身来,见我看她家门前的花草,很礼貌地向我点头微笑。

很熟悉的笑容。我恍然想起,她不就是前面街上开着小小裁缝铺的女人吗?我曾经在她那里修改过一条裙子。借着这个由头,我向她搭讪。果然是的,只是她早已不记得我了。她是个健谈的人,说话爽朗亲切。我心里好奇,很热情地和她攀谈起来。

这两间房子竟然是租来的。见我惊讶,她平静地说,房子是租来的,生活可是自己的,得认真热情地对待。

他们家在这里住了十几年了,她在前面街上开小裁缝铺也十几年了,一直给周边的人缝缝补补、修改衣裳,赚点生活费,日子还算过得去。她丈夫跟着亲戚的装修队四处揽活干。夫妻俩从农村来,平日里都喜欢花草,就养着玩,越养越多,就成了现在这个样子。

她是个乐天派,话语清淡简明,神情和语气里流露出知足和幸福。

原来是这样平常的人家呀,虽不是我遥想的诗书人家,但正是这样的寻常人对生活孜孜不倦的热情才让人感动。

问起红漆门上的字,她说是读大学的孩子们写的。脸上欣慰的表情和说花草时一模一样,这些都是她在人世间的骄傲和自豪吧。

我把起名字的事讲给她听。她说自己识字不多,这名字听着文绉绉的,很好听,意思也好,她很喜欢。我又把“风生锦绣香”打在手机上给她看,她看了好大一会儿,很感激地向我说了好几遍谢谢。

其实,该说感谢的人是我,她精心打理这些花草,付出时间和心力,把美好呈现给我们这些素不相识的人,更可贵的是她乐观的生活态度,春风化雨一样,影响着身边的人。

不久后的一天,我发现红漆的木门上多了一道绣花门帘,绣着我告诉她的那句诗:“风生锦绣香”。